



权延赤文集



共和国秘史

段苏权将军奉命秘密
援助老挝纪实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权延赤文集

61/62

共和国秘使

权延赤 著

I253
(190)

(新时期以来) 蒙古文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冀步良 李明辉

权延赤文集（共和国秘使）

作 者	权延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100 千
印 张	86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7-204-04044-9/I · 729

定 价 298.00 元（全十一卷）

目 录

引 子	(1)
总理点将	(2)
特殊使命	(22)
元帅话别	(40)
秘密出使	(52)
异国风情	(61)
拜会凯山	(74)
紧急召见	(86)
战地生涯	(99)
亲王宴请	(111)
泼水情深	(125)
前线趣闻	(137)
在日内瓦	(152)
中老会谈	(167)
主席约见	(178)
微妙关系	(196)
如此兄弟	(210)
结束使命	(223)

引 子

60年代初，应非洲某国革命者的请求，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派一位中将去这个国家，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帮助那里的革命人民开展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也许是由于那里的形势严重，条件艰苦，随时有牺牲的可能，也许是出于其它种种考虑，这位中将不肯去，没有接受命令。

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沉重地说：我建议我们的高级干部都读读《后汉书》里的“马援传”。他又叹道：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马援之后，是一代不如一代哟……

随后，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的精神同这位中将作比较，严厉批评了个别高级干部怕死，还不如封建社会的马援。

这位中将羞愧难当，重新请缨出征，未获批准。结果痛悔终生。

1964年，另一位将军受命去老挝，参加老挝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周恩来总理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有这样两首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知道是讲谁的吗？是讲马援，东汉名将。你们去援老抗美，要学习这种精神……

总理点将

■ 周恩来显然大动感情：他们来自丛林，来自抗美援朝最前线。我们也经历过井冈山和延安时期，不要忘记我们那时是怎么生活的。

■ 共和国总理抬眼望着总参谋长：瑞卿同志，你看让段苏权去怎么样？

西府海棠盛开；满院清香，灿似锦霞。

这是1963年春。

几辆“红旗”和“上海”驶入18所的院门。有关政府官员开始移动脚步。只有中直管理局的李维信立在楼门一侧没有动。

他的工作与那些政府官员不同。他是搞生活服务的，所以思考问题也是循着服务的轨道运转。

他深深吸一口充满花香的空气，望望院门外。50米外是新6所，那里的海棠也在盛开，胡志明就住在那里。

他的目光又回到汽车上，几辆小车已在楼前停稳。政府官员正走上前去欢迎。从车上走下来的贵宾们相貌与中国人无异，他们来自老挝。

他们还不曾夺得政权，还不是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没有像胡志明一样住进新6所，没有像西哈努克亲王一样住进钓鱼台国宾馆，他们和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和英萨利一样，住进18所。

李维信同印度支那三国的领导人及革命领袖人物都是熟悉的。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如火如荼，其领导者来北京也日渐频繁。胡志明到京时，周恩来曾问他：“生活上还有什么事要办吗？”胡志明将李维信搂过来，笑着说：“我们已经很熟了，有事我可以直接找他们办。”

李维信对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也是熟悉的。周总理和陈毅元帅都说西哈努克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对于他的称呼，李维信曾有过几次改变。一段时间称国王，一段时间称亲王，有时还称首相。当然，这与柬埔寨国内形势的变化不无关系。

柬埔寨沦为法国保护国差不多达 90 年。法国当局控制柬埔寨的一个有效手法就是操纵王位的继承。1904 年，当诺罗敦国王去世后，法国当局不让他的儿子们继承王位，而是让已故国王的弟弟，对法国更忠顺的西索瓦继承王位。这样，王室中便存在着两个支系：诺罗敦一系和西索瓦一系。

西哈努克亲王出身于王室的两个支系——父亲属于诺罗敦一系，母亲属于西索瓦一系。而且，在法国人看来，“西哈努克性格比较柔顺，意志比较薄弱，为人比较随和”。于是，1941 年，法国留守使运用其决定性影响力，选定西哈努克继承了已故国王的王位。

事实证明法国人当时完全估计错误了。西哈努克继承王位后，立刻开始了争取国家和民族独立的坚持不懈的英勇斗争。他被美国人评论为“政治精明，意志刚强的人”，“在争取独立的改革运动以来，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他从未在任何一次政治斗争中吃过败仗。”

1953 年，西哈努克国王为他的国家争取到独立之后，

即逊位担任首相。此后两次辞职，两次重任首相……他的行为，不禁令人想起柬埔寨历史上那位“伟大的禅位王”吉·哲塔四世。在公元 17 世纪末，吉·哲塔四世曾三番四次让位，自己出家为僧。可是国家受到入侵，民族遇到危机时，他又挺身而出，召集军队，赶走入侵者，挽救了国家。他在第四次让位后，看到新国王确实能够胜任了，便永远地放弃了王冠和圣剑。

西哈努克永远带着甜蜜蜜的微笑，嘴唇微微抿起，眼睛也微微眯细，朝他的新老朋友们双手合十，礼拜问好。他多才多艺，会写文章，善于演讲；会作曲，会乐器还会编导歌舞剧。他会开汽车，甚至会开飞机。他曾亲自为刘少奇主席开车，为周恩来总理开飞机。乍看起来，他确实给人以友爱、柔顺、随和的感觉。但这只是他性格中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他也是坚强、激烈、勇敢的。一旦国家和民族遭受威胁和侵略时，他也会瞪起眼睛，目光里漾出战士冲锋陷阵时所特有的锐气。在美国扩大侵略印度支那的战火时，他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抗美救国的战斗中。

至今，人们都知道，他那满头黑发已变得苍白，却仍在坚持着同越南入侵者的战斗。可以说，他一生都在为争取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战斗。

西哈努克逊位后，他的称呼便由国王而为亲王。他指定他的父母为他的继承人。于是，父亲苏拉玛里特亲王变成了苏拉玛里特国王，母亲哥沙曼公主成为哥沙曼王后。然而，实际权力仍在西哈努克手中，他在柬埔寨的影响是他的父母所不可能达到的。

李维信清楚地记得，3 年前，也就是 1960 年的春天，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结束了对缅甸、印度、尼泊尔的访问之后，准备去柬埔寨。可是，就在这期间，西哈努克亲王的父亲，苏拉玛里特国王去世了。国丧期间，柬埔寨要降半旗、举国哀悼。这种情况下去访问，是难以形成热烈气氛的，是否还要按原计划访柬呢？

唁电发出了。周恩来和陈毅商讨之后，决定按原计划访柬：不仅仅是友好访问，首先是去吊唁国王。这个决定通告柬埔寨之后，西哈努克深深受到感动。

周恩来向北京发出紧急指示：为代表团全体成员紧急赶制一身白色西服送往昆明，以便及时更换这种表示悼丧的服色去柬埔寨。

赶制服装虽然快，麻烦却也不小。那时，举国一片蓝灰服色，单调惯了，工作人员联系遍北京市所有大小商店，竟买不到配白色西服用的白扣子。

各种办法想尽，或不合适，或来不及。白西服上总不能配个蓝色或灰色或黑色的纽扣啊。还幸亏王府井百货大楼的营业员急中生智，目光落在那乳白色香皂盒上。那香皂盒现在叫塑料盒，当年人们不这样叫，而是习惯叫“化学”。化学梳子，化学皂盒等等。

“有办法了！”营业员拿出那乳白色的化学皂盒，“咱们自己赶制些白扣子行不行？”

也只好这样试试了。将乳白色的皂盒压切成圆扣子，试着缝到白西服上，还满般配！于是，工作人员买了几十个皂盒，压切成扣子，应急代用，赶制出了全套白西服，用专机送到昆明。

5月9日，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在昆明登机，飞往柬埔寨。飞机在金边机场上徐徐降落。机场上，欢迎的人群穿

红着绿，热情挥舞着花束；中柬两国国旗在旗杆顶端飘扬。西哈努克和柬埔寨政府为迎接中国客人，将国丧的日期都推迟了。但是，飞机舱门打开时，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却穿着白色西服走出，双手合十，高高举起。中国代表团一行的白色西服与欢迎人群的花花绿绿形成鲜明对比，表达了中国人民的礼貌和真诚的哀悼之情。下飞机后，周恩来和陈毅很快便去向苏拉玛里特国王遗体致哀。

这件事，既表现了中国领导人及人民对柬埔寨人民的尊敬和友好情谊，也表现了西哈努克亲王及柬埔寨人民对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的特殊的友谊和情感。

在抗美救国斗争中，与西哈努克亲王共同战斗的有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也就是国际上常说的红色高棉。李维信对其领袖人物波尔布特和英萨利也是很熟悉的。

“波尔布特在北京住的时间较长，我们很熟悉。”李维信这样回忆，“他每次来，总是要同我们这些服务人员，这些劳动者握手，甚至拥抱。他习惯同服务员一起干些活，喜欢劳动，没有什么架子……”

有次，波尔布特带了他的女儿来北京。那天晚饭后，波尔布特和女儿一道在院子里散步。院子里果树很多，当时正是秋初，经过一棵李子树时，他女儿被连串累枝的紫颤颤的李子吸引住了。南方大概是没有这样的李子，他女儿忍不住便顺手摘下一棵李子。树枝弹起的声响惊动了波尔布特。他扭头一望，看清是怎么回事，便皱起眉头问：“你在干什么？”

女儿半是腼腆半是不安地将李子捏在拇指和食指间，朝父亲举一举，赧颜地笑笑。

“这李子是你种的吗？”波尔布特沉下脸。

女儿眨着眼，不安地摇头。她显然有些慌了。

“不是你种的你敢随便摘？”波尔布特已经变得声色俱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纪律，你懂吗？”

女儿点点头，难过又慌窘地低头不语。

“可你为什么偷摘李子！你要去作检讨！不要以为这里没外人发现，做人要自觉诚实！”

于是，波尔布特的女儿为这颗李子向我们做了检讨。

“英萨利留给我印象更深。”李维信曾多次感慨，“他是个有学问的人，每次来北京，随身行李主要是书，其中有法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到他那里去，总是见他在看书，特别是对《新民主主义论》，不知看过几十遍？那部分书页要比其他部分破旧得多……”

英萨利和他的夫人英蒂迪，生活异常简朴。公开活动时，他们穿戴的也很干净整齐，但是服务人员天天接触，心里都有数：他们只有那一身工作“礼服”，再没有其他钱物，甚至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

有次他们来北京，正是冬天。他们一身单薄，不敢在院子里呆时间久。除了必不可少的公开活动，多数时间都是呆在屋子里。

周恩来看望英萨利，谈话时，英蒂迪也在座。李维信给他们上水时，发现周恩来的目光在英萨利和英蒂迪的身上细心地掠过，从上衣一直看到脚上的鞋子。

周恩来的眉毛不易察觉地皱了皱。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叫住中联部的有关负责同志。

英萨利到北京不是公开，是党内秘密邀请。所以，接待活动不归外交部管，而由中联部负责。

“知道我为什么留下你吗？”周恩来严厉地望着中联部的同志：“英萨利同志来的时间不短了，你们难道没看到吗？他们现在还穿着单鞋，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

“我们疏忽了……”

“仅仅是疏忽吗？他们来自抗美援朝的前线，是我们的同志和兄弟！”

中联部的同志做了检查，待总理走后，立刻把工作布置给李维信，叫他陪英萨利夫妇去购置衣物。

那天，正好落大雪。李维信冒雪赶到友谊商店联系。商店经理表示大力支持，请英萨利夫妇晚9点半钟，在商店下班后来选购衣物。

当晚，李维信陪英萨利夫妇来到友谊商店。这对革命夫妇在商店里参观一圈，楼上楼下都看过了，只买下一件薄毛衣。

在一组柜台前，英蒂迪立住脚，朝货架上悬挂的女裤望，然后又看看自己的裤子。直到这时，李维信才发现这位夫人的裤子虽然洗烫得干净平展，裤角却已破了一块。

夫人抬眼望着自己的丈夫，犹豫着，用目光请求。

英萨利本是随夫人的目光望了货架又望夫人的裤子，看到夫人用目光请求，便倾过身去，眯细了眼。他是在察看别在裤子上的价码牌。他看清了价格，要10几元人民币。他抬起脸，两眼与夫人的目光相遇，嘴角抽动一下，欲言又止，摇摇头便匆匆走开。

于是，他的夫人无声地跟在他身后走开了。

这一切，都被陪伴在一旁的李维信看到了。他鼻子一酸，眼里便含了泪，喉咙也有些壅塞。

毕竟，英萨利也算是赫赫有名的一位领袖人物了，就

那么一条裤子？他就朝夫人摇了摇头。正在严冬，北京够寒冷，他们夫妇却一身单薄。那个时候，中国人几乎没有不知道英萨利的，报纸、广播里总能看到和听到嘛。可中国人却没有谁个知道英萨利和夫人大冬天没有御寒衣。连条裤子都舍不得买。这事若不是李维信亲眼所见，他也会感到不可思议。

现在，望着英萨利夫妇离去的身影，李维信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像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在井冈山和延安时期一样，他们想到的首先是“要节约每一分钱用到解放战争的事业上去。”

李维信没有多说什么，他掏钱给英蒂迪夫人看好的那条裤子买了下来。

回来后，李维信把看到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眼圈红了，显然大动感情。他说：“他们来自丛林，来自抗美斗争最前线。我们也是经历过井冈山和延安时期的生活，不要忘记我们那时是怎么生活的……”

听了总理的话，李维信第二天就跑去王府井大楼，请他们为英萨利的夫人做了一双棉皮鞋。

来自老挝的客人陆续走下车。李维信见客人已经走近，他从沉想中收回神，并且辨认出了其中的老挝爱国战线主席苏发努冯亲王和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

宾主互相说着热情的话，走进楼内。一位中联部负责人经过李维信身边时，小声招呼道：“你先去吧。他们在飞机上已经吃过了饭。”

李维信没有走，他长期搞接待，很有经验：“来自印度支那丛林中的游击战士，他们可不同于来自欧美的那些

政治活动家。”记得上次接待越南领导同志，菜全吃光了。只有一个盘子里还剩个鸡翅膀。李维信想撤盘，被周恩来用目光阻止了。果然，一位越南领导人夹起了鸡翅膀……李维信虽然不曾经历过井冈山和延安时期的艰苦生活。但他听一位元帅讲过：“那时候吃东西真香，有多少吃多少，什么都剩不下，胃口好得能填下一头小猪！”

何况，李维信自己也有体会。那是1951年8月，他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在家吃一肚子大葱煎饼，走十几里地到了部队上，又香香地吃下一斤多大馍。“要不，问问客人？”李维信建议：“我们准备了一些点心。”

中联部负责人点点头，追上老挝客人问：“凯山同志，要不要再吃点东西？”

这位年轻力壮的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同留着一抹威武的小胡子的老挝爱国战线主席苏发努冯亲王互相交换眼色。

“怎么样，那就再吃点？”凯山问。

“那就再吃点吧。”苏发努冯赞同。

洗漱之后，7位客人走进餐厅。李维信亲自为他们上菜。那菜是取了“八八”的吉利数——8寸盘子上8盘菜。此外，又上了4斤牛肉，2斤半面条。

在飞机上刚吃过饭的7位客人，将桌上这些饭菜“打扫”得一干二净，葱花儿也不剩一片。

侍立一旁的女服务员目瞪口呆。

李维信不觉惊讶，又将两盘苹果摆上供菜桌。

转眼间，那两盘苹果又被老挝客人吃得一个不剩。

服务员收拾餐桌时，发出叽叽喳喳议论声。李维信叹气摇头：“唉，这些小姑娘哪里能明白这一切所包含的内容啊。那里是怎样的一种艰苦生活？凯山这次来北京通报

情况，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请中国派一个工作组去老挝调查研究，对老挝革命进行帮助。”

到底会是我们哪位将军，将重新过上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那种艰苦动荡的生活？……

西花厅的海棠也是名闻遐迩。

就是因为有这些盛开的海棠花，中南海这临街的一围小院才叫了西花厅。据说，大清王朝覆灭后，这些海棠花也一年败似一年，就像饱受苦难的中国，几乎元气丧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住进了西花厅。1950年的春天，那海棠树竟也恢复了青春，万千花朵连串累叠，在阳光下争相怒放。花香盈满小院，飘到中海，飘到南海，溢出红墙，流入大街。行人路经这里，都忍不住停下步子，深深地、深深地吸吮。

周恩来每天清晨和傍晚都要围绕这海棠花漫步，呼吸，欣赏。他不肯独享，请来朱德，请来李富春，请来陈毅，请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请来中南海的工作人员，请来参加会议的全国各地的工农兵代表，同大家一道赏花。

于是，这海棠花开得一年胜似一年。

于是，来西花厅赏花的朋友也一年多似一年。

如今已是深秋，虽无海棠花香气袭人，却有累累果实压弯枝头，仿佛在俯首屏息窥望那灯光柔和的总理办公室：

宽大的写字台上，摆放着一只黑漆笔筒和几部铃声不断的电话机，案头是小山一样堆摞的三叠文件。周恩来戴了花镜正在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件。

卫士张树迎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总理戴好花镜，再

将两只工作套袖仔细套在胳膊上。这套袖是蓝布做的，两边有松紧带，和一般工人使用的套袖无异。这是为了保护衣袖不被磨破，因为他每天都要伏案工作 10 多小时。他一旦在椅子上坐下来，便像大山一样不动了。他生活和办公的房子都很陈旧，夏天雨水多时，屋顶还漏水。地面反潮厉害，墙脚洇出波状的湿痕碱印。他坐久了便腿疼，他的腿是有毛病的。有时膝部红肿。深秋深夜，凉气逼人。我们心疼，就拿条毛毯盖在他腿上。开始这样做时，总理常常深情地望着我们，感激地点点头：“这个办法很好，谢谢你们。”习以为常后，我们给他盖毛毯，他不再停笔，就那么不停地看下去，批下去。

那时，总理沿袭长年养成的习惯，用毛笔在文件的空白处写下自己对于事业的理解和忠诚。那支笔就像一部永不枯竭的注油机，为革命和建设注入它赖以向前的动力。

张树迎说：我跟随总理 20 多年，直到他逝世。就在那张写字台前，我看着他那只转动乾坤的手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操作着。我眼睁睁看着那只手渐渐枯瘦，渐渐突起青筋，以至最后的几年里，一抓笔手就颤抖，毛笔落下的一瞬间，笔尖却在文件上点出一个墨团。这样的事发生几次后，总理望着自己的手，久久凝视，终于发出一声催人泪下的悲壮的叹息：“唉，人抗不过自然法则啊。”那以后，周恩来就改用铅笔批阅文件了……

1963 年时的周恩来还正是身体强健，精力旺盛的时期。手中那支毛笔挥动起来潇洒而有力。可是，当他拿起一份外交部送来的文件，看过几遍后，那支毛笔却几次欲落又止。抖了抖，终于放到笔架上。他沉吟着立起身，将盖在腿上的毛毯搭到椅背上。

侍立门口的张树迎看到是机会，忙凑前小声提议：“总理，吃点东西吧？”

周恩来略一摆手，便开始围绕写字台踱步。这是他的一个习惯。每逢遇到重大决策或疑虑难解的问题，他便会起身绕着办公桌踱步。

张树迎不敢多语，替总理续一杯热茶水，悄悄退出。

周恩来踱步一圈，依靠写字台立住脚，望着桌上的文件沉吟。那文件上有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的批示：请总理审批。

周恩来下意识地翻翻这份文件，其实那内容他早已详知。

凯山希望我派出较能掌握全面工作的同志到老挝，主要是掌握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其中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生产等。重点是军事。

工作组任务：

1. 对老挝各方面情况进行调查研究，重点在建党、建军和根据地建设；
2. 向中央反映情况；
3. 转达我中央对老挝的意见，再将老挝党的意见转述给我中央。

选调1名有根据地工作经验和掌握武装斗争、有战略思想的少将级干部担任组长，由军委调派出。

周恩来的沉吟，不是由于老挝，而是因为越南。

周恩来放下文件，信步踱到窗前。从自己映在玻璃窗上的头影望出去，可以看到朦胧月光下的海棠树。